

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 路线及文化影响力分析

姚朝文

近百年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香港制造106部“黄飞鸿电影系列”,成为中国功夫电影走向世界的标志。以黄飞鸿叙事活动系列为主,兼及李小龙、方世玉、洪熙官、梁赞、叶问、陈盛,甚至香港制作的影视人物霍元甲、陈真,由粤港向内扩展到中国大陆各地,向外传播到世界各地(以东南亚和北美为主),其所呈现出的由乡村到现代都市的文化传播图谱,恰恰是近代以来华人社会向世界播散的生动写照。其中映射出来的岭南民俗乡韵和族群心路历程,成为我们研究中华美学、岭南民俗、文化诗学具体形态的生动个案。中国文化在外面的世界里叫得最响,令好莱坞、迪士尼无法望其项背的就是武功影视艺术及其系列延伸产品。

“黄飞鸿”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岭南、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国乃至北美华人社区可谓家喻户晓。当然,处于当代影视传媒支配性影响下的民众所熟悉的,其实不是历史人物——清末黑旗军总教习黄飞鸿,而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香港和广东地区拍摄的影视片中被不断地改编、想象的“影视黄飞鸿”这一艺术形象。换言之,当代世界华语圈的影视观众并不怎么关注历史人物黄飞鸿的真实行藏,反倒是更加关注那个历史影像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内提供给当代人以心理满足和精神认同。迄今,至少创造同题电影和单一主演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香港制造的百余部“黄飞鸿电影系列”^①和大中华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台湾)产出的14部至少344集有关黄飞鸿的电视连续剧^②、20余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小说、上千集的无线电广播的黄飞鸿故事、报纸连载的1500集以上的黄飞鸿传奇,以及无法准确统计的有关黄飞鸿的粤剧剧作、民间传说、网络博客等,这一切构成了庞大的而且目前依然在延伸着的“黄飞鸿叙事系统工程”^③。在精神认同、价值归依和情感寄托的意义上,这个巨大的叙事系统,一方面满足了广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艺术类规划项目“黄飞鸿叙事的民俗电影诗学研究”(编号:08JA760005)的阶段性成果,亦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07J08)的阶段性成果

泛的民众心理需要,另一方面成为一个跨地区、跨国界、跨民族的文化象征。

黄飞鸿叙述的传播,以黄飞鸿为主,兼及李小龙、方世玉、洪熙官、梁赞、叶问、陈盛,包括香港制作的影视人物霍元甲、陈真,由粤、港向内扩展到中国内地,向外传播到东南亚和北美为主的广大地区。这种与近代以来华人社会向世界播散相表里的文化传播图谱,不仅映射出岭南民俗乡韵和族群拓展的心路历程,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岭南民俗文化、中华美学具体形态的生动个案。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传入中国内地并形成巨大的热潮。相伴而来的是,以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还珠楼主为代表的旧武侠小说叙事在解禁武侠的中国内地重新盛行起来。其后,产生了一大批的金庸迷、武侠迷。再后来又出现了一批以研究金庸、讲说金庸为业的学者。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旧派武侠还是新派武侠的小说家,他们的叙事都是文人(暂且不介入纯文人还是俗文人之争)虚构的叙事,所叙之事不问是否有所本、是否有历史故实,他们笔下的东西只能叫“武侠”,而不能称作“功夫”(“武功”),因为“功夫”和表现中国“功夫”的“功夫电影”是指电影演员凭借真实的武功、硬桥硬马的肉搏完成的叙事,而非凭虚构表现出来的超凡的“怪力乱神”^④,而且叙事涉及的人物属于什么武术门派、比武时采用什么招法,都是可以找到真实的武功文献或生活中依然师徒承传的武功来印证的,甚至“功夫电影”本身就是对历史上或真实或有依据的传说中的某些武术门派承传脉络与形形色色门派之间恩怨的记述。因此,笔者这里的研究立足于可考证、生活中实有其人、实有其师徒承传技艺之功夫文学、功夫影视系统的叙事,而非文人面壁虚构的“武侠”、“剑仙”^⑤的叙事系统。

二

笔者曾经遍查广州市志、佛山地方志,包括民国时期有名的《南海县志》、《佛山忠义乡志》,以及新中国建立初至80年代内部印行的《文史知识》,都见不到有关黄飞鸿这位草根阶层武功大师的记载。只有在南海《育苗报》主编冯植编写的《南海旧事》里,收录了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广州西关的民间诗歌:

虎痴平生多轶事,虽无正史稀人知。
惟是民间广有说,粤者口碑多振词。

金钱镖出震四众,饶人不痴是英雄。
黄门一家有三杰,西樵山下出虎龙。

前清十虎说太公,麒英衣钵传飞鸿。
西樵山下显三杰,禄舟一村现虎龙。^⑥

粤、港、海外对黄飞鸿的了解,最初主要来自佛山、广州一带关于他的武功如何了得的民间传说。随着高徒林世荣(绰号猪肉荣)在六十岁时逃难到香港设武馆授徒为业,黄飞鸿的事迹和武功技艺才开始在香港流传。再传弟子朱愚斋将黄飞鸿的传奇写成小说,由香港《工商晚报早刊》连载,黄飞鸿的名字始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叙事资源。后来又出现了多出以黄飞鸿为题材

的粤剧,而1949年10月8日,流传于民间的黄飞鸿传奇故事被拍成电影《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胡鹏执导)。此后,香港电影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连续拍出106部以黄飞鸿为主题而又以黄飞鸿为主要角色的电影。如此规模的同题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者。在如此长的年代跨度里,同题电影可以如此这般地历久弥新,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是罕见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大陆和香港共拍出14部至少344集有关黄飞鸿的电视连续剧,更是武功电视剧的大手笔。

历史上的黄飞鸿生前绝对料想不到自己在身后几十年里竟然成为民间传说与通俗小说里的武林传奇人物,成为现代高科技媒体(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里的经典资源。他更无法知道,在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里,在他的三传、四传弟子和大批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共拍出了106部有关他的武功业绩的电影。“功夫电影”由此得名,并成为香港电影傲视全球的标志和看家品牌。随着有关黄飞鸿的电影和电视剧出口到世界各地,黄飞鸿、中国功夫、岭南民风民俗被世界各地所认识,他相应地“成长”为族群乃至民族的英雄。

率先写作黄飞鸿小说的朱愚斋是黄飞鸿的再传弟子。在黄飞鸿的众多徒弟中成就最大(获得广东武术冠军,孙中山亲授银质奖章,授徒两万多人),而师从黄飞鸿时间最长(达十九年之久)的弟子林世荣,晚年尽传绝技于爱徒朱愚斋。朱愚斋是文武双全的才子。除了武功外,他以善绘画和写小说饮誉当年,一时无两,被称为武林“广东后十虎”之一。据文献记载,黄飞鸿去世八年后,林世荣现场表演承传于乃师的武功,并亲授武功口诀,由再传弟子朱愚斋将动作要领逐一绘制成画,配上逐一记述的林世荣口诀,打破了中国武功界武艺秘不外传的行规。记录《工字伏虎拳》、《五郎八卦棍》、《铁线拳》等威震武林的绝世神功的文字,被正式整理刊印出版,为中华武术大范围普及、跨地域传播、跨时代发展创造了条件。

朱愚斋于1933年在香港写出了第一部黄飞鸿纪实小说《黄飞鸿别传》,连载于香港《工商晚报早刊》,这部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成为后世各种版本的黄飞鸿小说与电影所依托的母本。1950年,朱愚斋又出版了《岭南奇侠传》,推动了黄飞鸿题材小说的再度热销。除此之外,尚有海外的佛山籍小说家忠义乡人、我是山人、禅山人等,出版过多部描写黄飞鸿的小说。举其要者有:“少林事迹武术写实名著”《珠海群雄传》(朱愚斋著,达强出版社刊行)、“武术散报”《岭南奇侠传》(朱愚斋著)、“广东十虎之一”《黄飞鸿》(斋公,即朱愚斋著)《粤派拳师黄飞鸿》(得意弟子林世荣及著者斋公君)、“武侠技击小说”《林世荣工字伏虎拳》、《黄飞鸿少林拳》(我是山人著)《黄飞鸿正传》(我是山人著,南风出版社出版,三愚图书社代理)、“黄飞鸿传奇故事”《花地奸恶霸》、《大闹丁家庄》(马云著,武林出版社)、“传奇系列”《武状元黄飞鸿传奇》(西邨题字,欧阳欢著,满庭芳出版社)《粤派拳师陆阿采别传》(何棣著)《黄飞鸿大闹花灯》,等等。笔者目前已查证到的黄飞鸿小说有20余部。在黄飞鸿小说中,篇幅最长的系忠义乡人著的《黄飞鸿再战江湖》,从1947年5月1日起在香港《成报》连载达1300多集,历时四年多。再如,笔名为“念佛山人”的许凯如,抗战前夕移居香港,著有武侠小说《广东十虎传》、《三德和尚》(70年代被洪金宝拍成电影《三德和尚与椿米六》放映)、《花枪白头保》等。其中在《广东十虎传》里,就有相当的篇幅描写黄飞鸿父子的传奇事迹。

生前“仅以威盛,不大以名传”的黄飞鸿,经历了由少年成功、到壮年激烈、到避世归隐、再到晚境凄苦的草根英雄的宿命历程,如今却转化成小说中英雄的代言人、电影中豪杰的化身、电视剧中家喻户晓的公众话语资源。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小说,最热闹的时候同时在香港的七家报纸上连载发行。至于曾经在香港、广州、佛山等地得到民众喜爱的另一种传播黄飞鸿传奇故事的形式——广播电台说书,可以认为是小说黄飞鸿样式在无线电广播媒体样式下的延

伸。这种采用无线电传输技术的传播方式,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非常流行。香港著名播音员钟伟明广播的大众化文本“黄飞鸿故事”达一千多集,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愿望,而且从此声名大振,被称为“播音皇帝”。

现在得知,把黄飞鸿带入粤剧界的是当时的广东名伶关德兴。这位在粤剧界以艺名“新靓舅”闻名的大腕,十三岁开始演艺生涯。他在1949年到香港主演《黄飞鸿传》上、下集赢得成功后,于1951年把同名电影搬上粤剧舞台,其中加入南派武功和舞狮技艺,令舞台表演的观赏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之后,他又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柬埔寨首都金边和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欢迎。载誉归国后,关德兴又把剧本交给了广州、佛山等地的其他粤剧家进行排练、演出。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段史实,对于黄飞鸿叙事母题由小说进入粤剧,以及在小说、粤剧和电影之间流变、发展,为我们研究黄飞鸿叙事的艺术演化之历史链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武侠(功)小说与武侠(功)电影主要在香港得以繁荣,可是香港乃弹丸之地,读者和观众毕竟有限。于是,向华人、华侨聚居较集中的东南亚与北美部分地区传播,寻找可拓展的空间,首先是生存之计,其次是发展之需。在功夫电影中的黄飞鸿形象风靡香港后,香港电影产业逐步形成了以武侠(功)题材,尤其是以真实的拳脚刀剑为基础拍摄的功夫片,此后又有以成龙为代表的功夫喜剧片加入其中。由于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香港和台湾的影片业彻底失去了大陆市场,两地的片商开始转向东南亚和北美一带。由此,作为香港电影的主打品牌之一,黄飞鸿形象也开始播散到海外各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以中港合作拍摄的电影《少林寺》为标志,香港的功夫电影开始进入内地,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与霍元甲叙事、金庸武侠叙事齐名的、但与它们根本不同的中华武功叙事。如果仅以电影叙事母题系统的历史绵延之久、同题电影系列片集之多来衡量的话,黄飞鸿功夫电影远远超过后两者。

在评价黄飞鸿功夫电影的开创者胡鹏时,电影史家陈墨说:“1949年冬胡鹏导演了粤语片《黄飞鸿传》上、下集,又名《鞭风灭烛》(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其上集又名《鞭风灭烛》,见下文——笔者注),无论是对于香港武侠电影还是整个中国武侠电影历史而言,都堪称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或象征。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陆的社会制度变得与香港完全不同,大陆对武侠片的禁绝与香港‘黄飞鸿电影’的出世和兴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之二,是《黄飞鸿传》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即不仅引发了香港粤语武侠片制作更高的高潮,而且,黄飞鸿片集很快就超过了上海无声片时期最红火的《火烧红莲寺》连续拍摄18集的纪录,从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最长片集的新纪录。”^⑦上述对黄飞鸿功夫电影系列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岭南影视观众影响的评论是公允的,但笔者以为,需要补正的是《火烧红莲寺》连续拍摄18集的纪录,只是当时中国影片片集的最长纪录,而日本拍摄的《寅次郎》系列长达57集,英国跨越几十年、时断时续拍出的《007》电影系列,已有27部。迄今为止,无论国外电影还是国内电影,在系列拍摄的历史长度和规模上,依然没有超越黄飞鸿电影系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没有超越黄飞鸿叙事系列的时间跨度。

截止于2009年夏,笔者做了反复的统计与核对,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祖庙内北侧的黄飞鸿纪念馆收藏有100部黄飞鸿电影名录。笔者于2007年5月28日全部通览后,统计出该馆可供放映展览的电影有24部,其余76部则仅有影片名或电影简介^⑧。幸运的是,笔者近十年来留心搜集有关黄飞鸿的民间传说、小说文本、电影连环画、VCD和DVD制品,自己收藏的相关电影文本中可以弥补佛山市黄飞鸿纪念馆馆藏所缺失的部分,依照黄飞鸿纪念馆馆藏电影编号序列刊列如下:78.《黄飞鸿少林拳》(1974.01.22) 80.《陆阿采与黄飞鸿》(1976.05.07) 86.《黄飞鸿》

(1991.08.15) ;87.《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1994.02.16) ;88.《92之龙行天下》(1992.05.28) ;91.《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1993.02.11) ;93.《黄飞鸿铁鸡斗蜈蚣》(1993.04.01) ;100.《黄飞鸿之西域雄狮》(1996)。上述全部为彩色影片。另有徐克监制、王晶导演,由赵文卓在20世纪90年代末主演的《黄飞鸿之理想年代》、《黄飞鸿之八大天王》、《黄飞鸿之少林故事上集》、《黄飞鸿之少林故事下集》,谭咏麟主演的《黄飞鸿笑传》。此外还有电影《少年黄飞鸿与铁马骝》、《黄飞鸿之无影脚》、《黄飞鸿之壮志凌云》、《黄飞鸿之无头将军》,大型电视连续剧《仁者黄飞鸿》。也就是说,笔者的收藏可以弥补佛山市博物馆之黄飞鸿纪念馆馆藏电影遗缺部分的计有18部。另外,加上笔者和该馆收藏相重复的13部,合计言之,笔者至少有31部不同时代的黄飞鸿电影,它们都是印证这一领域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

三

在半个多世纪里,由民间文学到报纸媒介再到影视传媒,关于黄飞鸿故事的叙事母题,已经逐步成长为一种有别于书面文学经典文本形态的大众影视经典。“黄飞鸿故事也成了电影家收集、整理和改编的热门题材,进而成了香港武侠电影史上最为热门且长盛不衰的‘经典资源’”^⑨。这种以武功技艺为基本形态的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在与当代电子高科技媒体成功嫁接后,具有了向世界展示和输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而由此辐射全世界所形成的文化传播地理谱系,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一书里,笔者详尽地开列出百余部黄飞鸿电影在北美等地区传播的状况^⑩,这里不再赘列。笔者想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的是,黄飞鸿故事母题的文化影响力至少已经产生了如下三方面的标志性成果:

第一,黄飞鸿电影形成了世界电影史上的“功夫电影”这一新类型。西方电影本来没有什么“功夫”或“武术”的概念,有的只是“拳击”概念。从见识到黄飞鸿电影所开创的中国传奇般的功夫片之后,西方电影界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竞技格斗方式(西方人对“功夫”的理解迄今为止依然停留在竞技层面)可以纳入电影,形成特定的“功夫电影”类型。晚于黄飞鸿两代的“世界功夫王”李小龙,其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将截拳道所代表的中国功夫精神上升为“道”,上升为中华“武学”,从而彻底纠正西方人仅仅将中国“功夫”停留在头脑简单的保镖武夫们竞技搏命的低层次理解上。李小龙通过大师兄黄纯梁师从叶问学咏春拳,又兼学太极等各家武功,到美国后兼取西洋拳、泰拳、空手道、跆拳道,终于成为一代“武之圣者”。但是,由叶问咏春拳法上溯至近代南派大洪拳宗师黄飞鸿和北派迷踪拳大师霍元甲,这些先辈英雄的一生传奇与崇高武学人格对李小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功夫”一词是由岭南粤语对武术的称呼而来。随着以洪熙官、方世玉、黄飞鸿等为代表的南派中国功夫走红世界各地,全世界掀起了学习、崇拜中国功夫的潮流。准确言之,黄飞鸿是中国功夫通过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驱,由于当时的粤语电影是由香港制造后再配上英文字幕推向世界的,受到语言、文化因素的限制,加上20世纪50—60年代香港电影的技术水平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黄飞鸿尽管在亚洲已经成为了一代武神,但在欧美社会尚被认为只是一个亚洲拳师而已,还没有发展到被奉若神明的地步。直至出现了美国与香港双栖的武影双料天王李小龙,中国功夫才引起欧美人的狂热推崇。如果说中国大陆更认可霍元甲和电影《少林寺》,那么在港、澳、台、南洋和欧美,人们则更推崇黄飞鸿(亚洲)和李小龙(美欧)。

第二,黄飞鸿电影开创了功夫电影的“武术导演”新体制。以前,西方导演不通武功,也不

会想到让“武夫”来担任电影导演,但是,当今被誉为“武术指导教父”的袁和平开创了这个新体制。他在1978年接替父亲、功夫教头袁小田担任《醉拳》的武术指导,一炮打响,直接捧红少年黄飞鸿的扮演者成龙。从此,两大中国功夫天王填补了李小龙暴卒后留下的巨大真空,开创了半个多世纪的进军西方电影市场的中国功夫电影的颠峰时代。袁和平以及纯粹由功夫演员晋升为导演的刘家良(黄飞鸿的第三代传人),谱写了世界电影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香港电影圈有了固定的“功夫导演”这样一个职位。90年代,袁和平、成龙、李连杰闯荡美国好莱坞,世界影都好莱坞破天荒地设置了“功夫导演”。刚开始的时候,制作方担心亚洲人不懂美国的文化心理,成立了国内、国外两套武打班底,而且常常是国内的那套班底抢占先机,不肯在外国人面前示弱。袁和平则谦和地讲,你行就你先来。结果一再表明,他们撑不到一半就垮掉了,只得老老实实地请出袁老大救场。功夫导演体制从此在许多国家得以推广。2002年3月3日,在《醉猴》的开机仪式上,年近七旬的香港功夫导演刘家良表示:“我们的特技可能永远也拍不过美国人,但我们的功夫片也是美国人永远拍不出来的。很多美国人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个子小却能打出那么大的力量。”^⑩

从60年代袁和平、刘家良开创武术导演取代电影导演来拍摄功夫电影到90年代袁和平赴美国好莱坞签约做武术导演,香港电影业发明的武术导演制推广到西方,他们的武打设计摆脱了传统的神秘武侠片惯用的采用京剧或粤剧里武打程式化所造成的表演不自然、缺乏真实感等问题,开辟了以真功夫制胜、走向世界的华语电影新路。

第三,从观众接受心理层面看,20世纪30—40年代的功夫电影尚处于初始阶段,那时多采用粤剧、京剧里的武打表演程式,到了50年代则是主演明星制的时代,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武打明星的录像机。后来赢得“东方好莱坞”电影帝国老板盛誉的邵逸夫年届五十岁从南洋来到香港二次创业,成立邵氏电影公司,招募童星,成立训练班,真刀真枪地练习对打、群殴,由此形成的张彻的暴力美学、胡金铨的血腥江湖^⑪,但他们在艺术表现上却并不很成功,拍出的电影迭创票房新高,却充满视觉血腥。黄飞鸿功夫电影拍摄经过50年代的62部和60年代的13部高产之后,黑白电影出现了高原现象^⑫。之后,李小龙百分之百的肉搏功夫电影横空出世,人们争相观看。李小龙也由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名人”,位列“英雄与偶像”组的二十位名人榜^⑬。

其实,人们欣赏和崇拜中华功夫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长久修炼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所取得的超凡出圣的成就,弥补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平庸与无奈,尤其是中华文化圈近代以来开始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式的英雄再现符合人们普遍的心理期待。观众心目中的黄、霍、李功夫何等了得,而渴望自强的中华民族早已把他们视为自身现实生活的保护神、民族的骄傲。“文化英雄”的精神感召和心理认同,才是中国功夫和中国功夫电影上升为民族精神和英雄崇拜的根本动因。

李连杰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专访时说过:“在美国,你说功夫(Kungfu),美国人都知道,你说太极,知道的有40%,你要说武术,那知道的人就10%了。”^⑭可见中华武术在海外的影响,首先是由南派功夫大师及其一代代传人打造的强势品牌形成的,而不是或主要不全是来自于中国北方武术界热衷推广的武术套路的表演。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中华武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民俗现象,不仅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民间遗产保护价值,更应该上升为地区乃至于国家级的文化产业整体战略,扩大中国在世界文化艺术市场的份额,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来之不易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文化产业被迫收缩,扩张乏力,但是好

莱坞电影却逆势飙升,几乎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也首先是从美国爆发并蔓延到全世界的,但在深重的危机中,美国的好莱坞却一枝独秀,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也使得美国电影取代昔日英国电影而雄居世界电影工业之冠。此后,沃尔特·迪士尼兄弟俩创造了以动画为主打产品的迪士尼文化主题公园,从此,迪士尼王国崛起于美国并至今称雄于世界。其实,迪士尼文化主题公园创建的时间与黄飞鸿电影在香港拍摄并放映的时间相比,并不占有先机,其作品的规模和累积的厚度与载入“2001年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电影系列”的港产“百部黄飞鸿”传奇相比,更是难以望后者之项背。而且,与黄飞鸿功夫的民间传说相比,迪士尼的文化资源的短暂性、单一性和浅显性就更加暴露无疑。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迪士尼集团不仅分别斥40亿至200亿不等的巨资,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建设了迪士尼文化主题公园,而且又耗资过百亿正在兴建中国上海的迪士尼文化主题公园。其实,中国本来不必为处于文化劣势而敬畏文化帝国主义,但是要痛惜自己具有的远远超过对方的文化优势资源,比如像“百部黄飞鸿”传奇,是否能够再续辉煌。在美国人将中国文化资源改编成《花木兰》、《黑客帝国》、《功夫熊猫》而风靡世界之时,中国自己却在患得患失之中犹豫彷徨。固然,由于电影科技、经济实力、民族历史环境,尤其是文化艺术观念,使得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直到今天依然显得底气不足、文化艺术原创力依然贫弱,这不能不导致一个令人惊讶而有些无奈的怪圈:中国的文化资源优势在自己的手里越是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人却越是能够从中获得他们需要的养分和灵感,而一旦美国人获得成功,中国人只能叹息自愧弗如。这样的状况应该改变。在今天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和平崛起的声势中,那种自废文化原创力的局面应该成为过去,中国武功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应该更加有效地成为中国影视艺术的动力和源泉。

- ① 香港拍摄的以黄飞鸿作为角色正式上映的电影,在1996年有100部之多。据香港电影史家余慕云介绍说:“我们认定的黄飞鸿电影,影片中一定要有黄飞鸿出现,如果没有黄飞鸿出现,哪怕它的片名中有黄飞鸿的字眼,比如《黄飞鸿四大弟子》、《黄飞鸿之鬼脚七》等,我也不认为它是黄飞鸿电影……徐克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正好是第100部黄飞鸿电影。”(万静波:《香港功夫片:从黄飞鸿电影开始——香港电影史家余慕云访谈》,人民网“人民书城”2005年6月4日。)另有大洋网的评论文章可资佐证:“影片中没有黄飞鸿,单有他的弟子,例如梁宽或猪肉荣,这些亦不算黄飞鸿电影。”(《黄飞鸿电影的源流》一文,大洋网2002-10-22 17:5。)此外,可供佐证的相关文献还可以检索<http://www.wsjk.com.cn/gb/paper20/27/class002000005/hwz170748.htm>。
- ② 此数系笔者的统计。《佛山·黄飞鸿的真实世界》(《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一文统计的数据是:截止到1998年徐克导演《黄飞鸿之西域争霸》为止,“黄飞鸿电影系列”正好达到100部。笔者另收藏有赵文卓主演的《黄飞鸿之理想年代》、《黄飞鸿之八大天王》、《黄飞鸿之少林故事》(上、下集)、《黄飞鸿之无头将军》(上、下集)。共计106部电影。“至少有11位小说家发表了共20部黄飞鸿题材的小说”。“二十多年来,香港、广州以及台湾共出品8部173集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视剧集”。笔者再加上佛山作家协会副主席任流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少年黄飞鸿》,韩春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黄飞鸿正传》,共计有13位小说家出版22部小说传奇作品。电视剧方面,除台湾制作的黄飞鸿故事大全等8部170集外,2004、2005年,又有香港无线电视台生产的25集《我师傅系黄飞鸿》,北京和广东联合制作而由山东播出的30集电视连续剧《少年黄飞鸿》,广东卫视生产的、佛山电视台播出的20集电视剧《大话黄飞鸿》,广东影视制作中心制作36集动画电视连续剧《新少年黄飞鸿》,山东电视齐鲁频道播出《黄飞鸿新传》,香港王晶导演大型武侠电视连续剧《仁者黄飞鸿》35集等。因此,表现黄飞鸿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共计14部至少344集以上。
- ③ 参见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编“民俗因子在当代的影响与传播”开篇语,基于作者发掘海内外民间文献而做出的各项统计。
- ④ 学界已经有人指出:“岭南直到1936年才首映了《神鞭侠》,战前的武侠片总产量只有32部,与上海30年代的武侠片热恰好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岭南艺术家对当时有‘怪力乱神’恶名的武侠片的慎重态度。”(参见柯可《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 ⑤ 刘良明、刘方曾指出：“据一些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民国以来，武侠小说的作者几近两百，作品更多达六百九十多部，而分类依旧是沿袭以往武侠与剑侠的套路。其中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乃是剑侠类作品的代表，而武侠类的代表作则有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等。根据《江湖奇侠传》片断改编摄制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在30、4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后来又曾多次拍摄续集，一度形成巨大的影响。前不久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以及徐克导演的《蜀山传》分别改编自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和还珠楼主的小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刘良明、刘方：《市井民风——“二拍”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00页。）
- ⑥ 参见韩春萌《武林奇侠黄飞鸿正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 ⑦⑧ 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第101—102页。
- ⑧ 这24部影片依年代编序为：
3. 《黄飞鸿传第三集血战流花桥》（1950.04.13）；
 21. 《黄飞鸿大战双门底》（1956.02.22）；
 22. 《黄飞鸿大闹花灯》（1956.02.28）；
 24. 《黄飞鸿独臂斗五龙》（1956.03.25）；
 34. 《黄飞鸿沙面伏神犬》（1956.07.19）；
 35. 《黄飞鸿横扫小北江》（1956.07.22）；
 39. 《黄飞鸿后天庙进香》（1956.09.14）；
 45. 《黄飞鸿狮王争霸》（1957.04.07）；
 46. 《黄飞鸿喋血马鞍山》（1957.04.17）；
 61. 《黄飞鸿被困黑地狱》（1959.06.07）；
 63. 《黄飞鸿擂台争霸》（1960.01.27）；
 64. 《黄飞鸿大战猩猩王》（1960.06.16）；
 67. 《黄飞鸿威震五羊城》（1968.02.03）；
 70. 《黄飞鸿肉搏黑霸王》（1968.09.06）；
 71. 《黄飞鸿拳王争霸》（1968.11.15）；
 72. 《黄飞鸿巧夺鲨鱼青》（1969.02.23）；
 73. 《黄飞鸿神威伏三煞》（1969.04.30）；
 74. 《黄飞鸿虎鹤斗五狼》（1969.07.16）（此前均为黑白影片）；
 81. 《醉拳》（1978.10.05）；
 82. 《林世荣》（1979.12.19）；
 89. 《黄飞鸿系列之一代宗师》（1992.12.04）；
 96. 《苏乞儿》（1993）；
 97. 《醉拳2》（1994.02.03）；
 99. 《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1994.11.17）。
- ⑩ 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编“民俗因子在当代的影响与传播”附录二提供了英语世界放映百部“香港产黄飞鸿电影英文译名一览表”的历史进程。
- ⑪ 韩春萌：《武林奇侠黄飞鸿正传》，第231—232页。
- ⑫ 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87—89页。
- ⑬ 参见姚朝文、袁瑾《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编“民俗因子在当代的影响与传播”附录一，姚朝文编制的“香港产104部黄飞鸿电影一览表”第3—75号。
- ⑭ 关文明编著《一代英杰李小龙》，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 ⑮ 参见百度搜索“鲁豫有约李连杰1”，凤凰卫视中文台《鲁豫有约》“李连杰1”栏目，2008年12月11日播出。

（作者单位 佛山大学文艺学院）

责任编辑 容明